

# 澳洲春聯

呂順(墨爾本)



# 澳華新文苑

第1249期(B)

南半球的夏天正湧進窗來，2026年春節前夕又該準備寫春聯啦，忽然想起我在小學五年級那個雪天——原來春聯的年味從未走遠，它只是換了種方式在遊子心裡生了根。

記憶裡第一抹中國紅，是雪人身上的春聯。北京胡同的冬陽下，鄰家小虎指著他爺爺的“春回大地風光好”洋洋得意，我急急捧出父親的“福滿人間喜事多”應戰。後來我們和解的方式，是給堆好的雪人貼上聯語。那個系著舊圍巾的雪人胸前掛著“瑞雪兆豐年”，背後貼著“紅梅報新春”，墨蹟在融雪中微微洩開，像童

年的夢，整條胡同的人都來看，王奶奶說：“這雪人有福氣哩。”她的唐山口音，如今在墨爾本華人超市里偶爾還能聽見。

初三那年，我們幾個男生貓在煤爐邊，秘密揣度給退休的班主任楊老師創作春聯。有人提議“教書育人”，有人喊著“無私奉獻”，最後落成“嘔心瀝血育新苗，殫精竭慮培棟樑”。老師開門時手上還沾著麵粉，看見我們捧著的紅紙，眼鏡片後泛起霧氣。她把春聯貼在書房門楣時，我第一次看見那雙寫過多年教案，批改過無數作業的手，此刻正撫平我們稚嫩的祝福。許

多年後，在文友春節聯歡會上，我看見一位華裔老師她朗讀中國春聯時同樣的神情，忽然明白：有些感動，萬里之遙是擋不住的。

父親寫春聯時，我總假借研墨偷師。他的字算不得書法精品，卻有種家常的溫潤。“爆竹一聲除舊”的“一”字拉得老長，像除夕夜的鞭炮引信；“桃符萬戶更新”的“新”字收筆時輕輕一頓，仿佛新年鐘聲的餘韻。高一那年，舅舅來拜年，父親把毛筆遞給我：“你來寫。”我手抖得厲害，“爆竹聲中貴客光臨喜洋洋，親朋團聚高朋滿座樂堂堂。”“臨”字右半邊寫得歪斜，父親卻笑著說：“這‘喜洋洋’三個字有靈氣。”那抹歪斜的墨蹟，成了我文學路上最早的胎記。

探親時陪父親由北京回淄博老家的那個春節，我看見春聯在鄉土

裡長出了新枝。表哥新建的二層小樓貼著：“喬遷寶地全家福，喜住新樓滿室輝”。紅磚牆上，傳統聯語與現代生活完成了嫁接。村口小賣部的春聯更有意思：“發家好景隨春至，致富宏圖與日新”。店主李叔說，這是在廣州打工的兒子視頻裡口述的，“孩子說這叫‘雲寫春聯’”。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春聯是活的——它跟著人走，人在哪裡，它就在哪裡生根。

去年在墨爾本，老友的孫子大衛娶了希臘裔姑娘安娜，邀我給中西合璧的家庭寫春聯時，琢磨好久。他們的客廳裡，土著點畫與青花瓷安然對望。我擬了兩副聯：大門上貼“龍吟華夏福盈門，鳳舞西洋春滿堂”，橫批“和合致祥”；廚房玻璃門上是“紅茶綠茶杯杯暖，西韻東聲聲聲和”，橫批“家是同心圓”。節後大衛發來照片時特別說明：“安娜說要把英譯版也列印出來，下月他們去探親時要念給父母聽。”

2026年春節前夕的墨爾本中文寫作社區的春聯興趣不知激發了多少人躍然紙上。大洋洲顯揚會長

上聯：昂首嘶鳴伏櫪只為凌霄志。我合了上聯：踏青歸去憑欄猶帶早春香。

傍晚散步林蔭大道，噢！驚喜！華人鄰居先行一步貼上門楣的春聯泛著暖光。“天增歲月人增壽”的“增”字在晚風裡微微顫動，像在呼吸。忽然想起父親晚年說的話：“春聯春聯，聯的是春，更是人。”是啊，從北京胡同到墨爾本街巷，從雪人身上的玩笑到跨家庭的門楣，那些紅紙上的墨字何止是裝飾——它們是文化基因裡最固執的編碼，任你漂泊多遠，總在某個春節前夕蘇醒，提醒你：根在這裡，家在紙上。

傍晚回家打開朋友從北京琉璃廠捎來的宣紙，我鋪開時，金粉在夕陽下浮起細碎的光。墨汁在硯臺裡旋轉，忽然看見無數畫面在墨香裡重疊：雪人融化時滑落的紅紙，老師家書房門楣的濕潤反光，父親握著我手寫下的第一筆橫，淄博老屋門板上漸漸剝落的舊聯，還有大衛發來的照片裡，那對中西合璧的春聯下，混血小孫女踮腳觸摸倒掛“福”字的稚嫩身影，激情澎湃時筆鋒落下：“四海同春春不老，五洲共聯聯長青”。

墨蹟在異國的空氣裡慢慢凝



《天馬行空》楊萬國(年畫)

固。我知道，當明天太陽升起，又會有無數遊子在世界的各個角落展開紅紙。那些橫平豎直會在不同膚色的手中傳遞，那些平仄對仗會在不同語言的解讀裡新生。而這一切，都始於很久以前，某個中國孩子為雪人貼上的第一副春聯——原來文化傳承最動人的樣子，不是固守而是隨風遠揚，落在哪裡，就在哪裡開出花來。



悉尼市中心維多利亞女王大廈的馬年裝飾。



## 漁樵新問

(接上期)因為我剛從比加戈群島回來，心裡還沒放下什麼人類的啟蒙、什麼是先進思想、什麼人類的終極追求有多少不同？反正在海闊天空地聊天。我問彼得，你的人生終極追求是什麼？他大笑：“少生病，死得痛快”。我說你不想自由？不想追求永恆的真理或靈魂得救嗎？他說真理，自由都是哲學家送給人的狗屎，只要在人群裡就沒有真理，沒有自由，也沒有什麼真正的美德。遠離人類就是更靠近上帝。我看著他那雙捧著咖啡杯粗燥的滿是傷痕和裂口的手，心想他一邊在罵哲學家，可他的話卻有十足的哲學意味，對此我也無法確定他自己是否意識到。是的，某些哲學觀點認為，人類的終極追求本質上是荒謬的。世界本無意義，而人類卻不斷地尋找或賦予意義，這是種矛盾，這矛盾導致了“荒誕”。在我經歷中的某個階段，某種社會極端的強調人生的終極意義，逼使所有人為那意義奮鬥而忽

視當下的生活，至使人們陷入虛無主義的狂歡最後又落入極度悲觀之中。現在那裡絕大多數人寧願懶覺睡的更香而不願意覺醒，寧願相信他們的終極權利是活著而不是自由。當然生存是自由的基礎，沒有生命的存在，自由也無從談起，所以活著是最基本的權利。

彼得原在坎培拉工作，我想他一定有很強烈的波西米亞情節。他不僅選擇離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更有一種強烈的態度——對自由的嚮往、對物質主義的抵觸、對創造力和感性世界的熱愛。於是問他怎麼認為波西米亞人？他說：“波西米亞文化不可能成為主流，但不會消失，總會有人願意成為‘異類’，尋找更貼合自己，更富有詩意的生活方式。我中意那種超脫、浪漫或叛逆的色彩，但是我不喜歡嬉皮公社，也無法融入那些自喻為藝術家的群體。我曾經是那麼嚮往在路上的感覺，而今依然有興趣可年齡過了。”

“你的品味給人有很好的感覺！你把你的環境打造的既有生活的粗獷，又有時光的溫馨，充滿了歲月的沉澱感，最主要的是你擁有了你的願望——自由”，我說。

“但是，自由是有代價的！有時候自由的代價是孤獨，當你選擇逃離令人厭倦的群體，就要承受被疏遠甚至被誤解的後果”。他又說：“這個世界，我們周圍的社會就是一架殘酷的絞人的機器，可當我們不依賴任何權威或體系，我們又無法回到真正意義上的自然的生活狀態，我們就要自己去尋找意義和方向，這種不安的感覺也是自由的代價。”

我想到大西洋裡的比加戈群島和那裡的島民以及當時我在島上的感想，於是問：“你願意生活在一個大西洋裡依然原始的小島上嗎？”

“如果那裡是生命的全

部，我肯定不願意，我更願意經歷人生百態，閱盡人性的晦暗，哪怕在人生的泳池裡為了追名逐利，跌打滾爬過。儘管這些不是我有意，是不得已而為。重要的是喧囂之後找到一塊屬於自己的安靜角落，只要我自己不囚禁自己就行了。”

“說的是！有時人們會無意識的把自己囚禁，就像很多數字游牧者。科技雖然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許多波西米亞人在全球各地自由生活，遠離傳統的朝九晚五，但因著離不開網路而成為數位遊民，受著網路的轄制。”我一邊說一邊想，啟蒙運動的由來，是科學、哲學、社會、經濟、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不僅塑造了現代社會制度，也影響了人類對自由、理性和進步的追求。而彼得厭倦了這社會制度，厭倦了科學、經濟、哲學所帶來的

現狀，這是文明的倒退還是另一種覺醒？“少生病，死的痛快”蘊涵了多少意義呢？算不算是人類的終極追求？中國人常說“活著才是王道”，可怎樣活？怎樣才能活？

時間已晚，我欲起身道別，而彼得似乎談性未

盡。他問我有沒有讀過《活出生命的意義》作者是維克多·弗蘭克爾。我沒讀過，問內容是什麼？他說：“維克多·弗蘭克爾不僅僅是把意義賦予生命，而且把意義賦予行動。他正是依靠活著的意義從納粹集中營存活下來的，意義賦予人活下去的力量。但所謂的意義也會驅使人走火入魔。”

“你是說尼采嗎？他也是很瘋狂，一生都在探索‘超人’與‘權力意志’的哲學觀念。”

“拿破崙也是一個例子，他原本以自由、平等、博愛為人生信念，但隨著征服野心的膨脹，他幾乎視戰爭為個人使命。”

“例子舉不勝舉，他們對‘意義’的追求太過絕對，以至於成了毀滅性的，扼殺了生活本身的意義，他們可能的美好願望被自己的執念吞嚥了。相比較我更欣賞大衛·梭羅，他為了尋找生命的本質，隱居在瓦爾登湖畔。我看你有他那種活出真實的感覺。”

“或許吧，我不喜歡權威，也不相信教條。但我也不能無意識地生活。我相信內在神性與個體直覺，你不覺得在這裡自然與靈魂是一致嗎？其實人們心裡都有一個瓦爾登湖，可惜大多數人生活在一種掙扎中，在忙碌中迷失了自己。”

“你的話讓我想起前些日子讀過的一本書《哈義·本·葉格贊》，講的也是自然的啟示與內在的覺醒。”

“哦！你是不是也開始走

在梭羅的路上，去到一個瓦爾登湖畔，遠離喧囂、找回自我。”

“不會，我自小在山裡長大，我體驗過純粹農耕甚至半原始的生活狀態。我只所以欣賞梭羅，是他的隱居為人類做了一個實驗，活的更真的實驗，這僅僅是社會的一個側面。而我，或許更欣賞那種在城市角落裡尋找靈感的人，比如在悉尼咖啡館裡寫詩的波西米亞人，或者在哈瓦那的陽光下喝咖啡的作家？他們追求意義的方式不是回避現實也不是用極端手段去改變世界，而是用敏感的眼光捕捉生活本質的東西，可能是美妙，也許是悲傷的。這種方式更加個人化，更貼切人的自身，也不會陷入那種‘為了意義而毀滅意義’的悖論裡。”我說。

我想我還是收筆吧，選擇生活方式是一個無解的話題並充滿著矛盾。陶淵明的理想是桃花源裡閒書一本，能遠遠地看見南山就知足了；馬斯克覺著地球的空間玩起來不夠大，要去火星；亞歷山大的理想是什麼？攪和半個世界不得安寧，客死他鄉。現在有個詞是“生態位”，就是一個物種在生態系統中的“生存方式”或“生態角色”。古時有句話是：“有人星夜趕考場，有人辭官歸故里”。他們各自選擇適合自己的生存方式。漁夫歸於海島，樵夫隱於山林，不甘寂寞的揚馬策鞭，叱咤風雲。

張仲衡



彼得老先生的老馬車



《隱於山林》張仲衡油畫